

Kangde De
Shangdiguān
康德的上帝观

李艳辉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Kangde De
Shangdiguān
康德的上帝观

李艳辉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康德的上帝观 / 李艳辉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303-11142-8

I. ①康… II. ①李… III. ①康德, I.(1724~1804) —
宗教哲学—研究 IV. ①B516.31 ②B9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6662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 子 信 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 政 编 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55 mm × 235 mm

印 张: 13

字 数: 16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策 划 编 辑: 饶 涛 责任 编辑: 饶 涛 陈婧思

美 术 编 辑: 毛 佳 装 帧 设 计: 毛 佳

责 任 校 对: 李 茵 责 任 印 制: 李 嘯

版 权 所 有 侵 权 必 究

反 盗 版、侵 权 举 报 电 话: 010-58800697

北 京 读 者 服 务 部 电 话: 010-58808104

外 埠 邮 购 电 话: 010-58808083

本 书 如 有 印 装 质 量 问 题, 请 与 印 制 管 理 部 联 系 调 换。

印 制 管 理 部 电 话: 010-58800825

前　　言

康德哲学是一个蓄水池，前两千年的水都流进了这个池中，后来的水又都是从这个池中流出去的。这是日本学者安倍能成的名言，在2004年纪念康德逝世200周年时得到中国学界和媒体的广泛引用。用于形容康德重要性的其他用语包括“说不尽的康德”、“永远的康德”，还有“从近代启蒙运动到整个20世纪，在哲学的每个角落，都能听到康德思想的足音”等。这些说法反映了康德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根据对中国学术期刊网的资料统计，从1994年到2004年，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中的410万篇学术论文篇名中康德出现798次，关键词中康德出现1682次，在摘要中出现1437次，在全文中出现32401次。排在康德前面的有马克思、毛泽东、列宁、恩格斯和黑格尔。^①这些数据显示康德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哲学家中最重要的一位。近年来有些文章和书籍专门研究中国人对康德哲学的接受情况。在对康德接受的早期，康德思想的四个特征被中国读者挑选出来：康德的宇宙论、上帝存在的证明、不可知论以及理性的概念。这些特征都与中国传统的观点相联系。后来，国内的康德哲学研究重点在于他

^① 马丁·穆勒：《中国接受康德哲学的诸方面》，见《中国哲学智慧与康德》（国际中国哲学精译系列），14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 康德的上帝观

的“三大批判”，尤其是《纯粹理性批判》。这与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重视知识论的传统有关，也与康德哲学体系有关。因为，《纯粹理性批判》包含着康德哲学体系的起点。而康德的宗教思想大多作为“涉及的”、“从属的”而非核心的研究对象被论及，晚近情况才有所改变。本书以康德的上帝观为主题，除了因这方面的研究较少以外，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上帝观是透视康德哲学的一个绝佳视角，什么是上帝，为何要信仰上帝，如何信仰上帝，搞清了康德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及其理由，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把握了康德哲学。而康德的宗教观尽管有其局限性，但以之观察今日的诸种宗教现象，视野会开阔许多，目力所及自然更远些，也看得更清楚些。

目 录

CONTENTS

导言 康德宗教哲学研究现状及本书主题	1
一、国内研究概况及分析 /1	
二、国外研究状况一瞥 /7	
三、本书的主题 /9	
第一章 思想背景	10
一、新教信仰 /11	
二、近代启蒙运动 /15	
三、理性宗教或自然神论 /19	
第二章 如何把握上帝之存在	22
一、早期的自然神论立场 /23	
二、从非批判立场向批判立场的过渡 /28	
第三章 信仰上帝存在的必要性	45
一、上帝作为理论理性的理想 /46	
二、相信上帝存在是道德的需要——实践理性角度的论证 /47	
三、道德目的论——上帝存在的道德论证 /59	
第四章 上帝是什么——上帝的属性	77
一、论道德的上帝的属性 /78	
二、经典神义论及有关争论 /84	

2 康德的上帝观

第五章 我们应该如何信仰上帝——道德的宗教(一)	97
一、信念是什么——信念的特性	/98
二、宗教是什么——宗教与道德、宗教与信仰	/103
三、道德的宗教的原理	/112
第六章 我们应该如何信仰上帝——道德的宗教(二)	147
一、“伦理的共同体”或“上帝的国”	/148
二、对各种宗教妄想和伪事奉的批判	/158
第七章 结论·影响·当代价值	173
一、结论	/173
二、影响及当代价值	/180
主要参考文献	192
后记	195

导言 康德宗教哲学 研究现状及本书主题

一、国内研究概况及分析

康德哲学是随着西学东渐的脚步来到中国的。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了解和研究康德哲学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为掌握康德哲学所做的精神努力大概要从康有为算起。康有为写过一本《诸天讲》，里面介绍了他所掌握的天文学知识，包括康德的“星云假说”。南海先生还绍述了康德的“不可知论”，不过是在生有涯、知无涯，以有限生命不能穷尽天下之理的意义上，而与康德哲学本身的理路无甚关系。严复和章太炎则关注到“物自身”（“物如”）、“现象界”与“智思界”的区分等更重要的内容。梁启超对康德哲学的理解比前几人都更为深入和全面，因而可被看作中国人遭遇康德的第一个阶段的代表人物，这个阶段即从清朝末年到 20 世纪 20 年代。1903 年，梁启超发表《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第一次系统介绍了康德的生平与思想。他以佛学和阳明学等来理解康德哲学，并将阳明学与康德哲学

2 康德的上帝观

进行比照。不过，梁启超所做的工作似乎称不上自觉的、真正意义上的比较哲学研究，而近于一种本能的自然反应。因为每当人们遇到新的事物乃至思想学说，总是运用已有的、熟悉的东西去比照、理解、解释新的东西，这种理解必定是初步的、局部的、片面的，与原义相去甚远的。当然，其中也可能包含深刻的洞见。梁启超对康德与王阳明的比较即是这种情形。他认为两者“桴鼓相应，若合符节”，“阳明之良知，即康德之真我，其学说之基础全同”，尽管不完全准确，却也发现了两者之间的契合处，为后来的牟宗三所发扬。

中国人与康德结缘的第二阶段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代表人物有两批学者。第一批是指学院中专治西方哲学的学者，其中成就最大者当数郑昕。郑先生不仅在大学讲授康德哲学，培养了一批后继者，而且撰写了《康德学述》(1946)，对康德哲学的义理进行了奠基性的梳理。“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这是郑昕先生的名言。在此期间，康德著作翻译工作也取得了巨大进展。胡仁源所译的《纯粹理性批判》于 1933 年出版，张铭鼎所译的《实践理性批判》于 1936 年面世，蓝公武所译的《纯粹理性批判》尽管 1960 年才得以与读者见面，但译稿实际已于 1935 年完成。第二批学者即是以熊十力、牟宗三、冯友兰为代表的新儒家学派。他们的特点是坚持“中学为体，康学为用”，即以康德哲学为借鉴，目的是为了重新诠释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在中西、古今哲学的会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第三阶段指的是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在此期间，港台学者和大陆学者以不同的方式从事着研究。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学术界的主线是复兴儒学、复兴中国文化传统，康德研究充其量是这条主线之下的配合者。在这些学者中，成就最大者当属牟宗三先生，他发表的与康德研究有关的著作主要有《认识心之批判》、《现象与物自身》、《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等，另外他晚年还致力于注释与翻译“三大批判”。其次还有劳思光，他的代表作是《康德知识论要义》。

关于牟宗三先生的康德哲学研究，有两种不同意见。陈克艰先

生在《牟宗三与康德哲学散论》一文中，在回顾了康德哲学在中国的历史，并在概述了牟宗三的主要思想之后，特别肯定地说：“所幸，掌握和阐释康德哲学，并将其与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特别是儒家内圣之学）‘打通’，这一步‘高度的精神努力’，已经由避居港台的牟宗三先生完成了。牟宗三不仅掌握和诠释了康德哲学，且亦发展充实了康德哲学。”而邓晓芒先生在 2006 年连续发表四篇名为《牟宗三对康德之误读举要》的文章，就“智性直观”、“物自身”、“自我”及“心”几个概念进行分析，他说：“牟宗三认为，康德哲学中的‘智性直观’这个概念可以作为康德哲学甚至西方哲学向中国哲学过渡的桥梁。但是，牟宗三对康德的这一概念的理解是不准确的，而且，他从康德的这一概念过渡到中国哲学的立场也是不合法的，实际上这是从康德的批判的高度退回到了非批判的独断论的陷阱。”在分析了牟宗三对康德“物自身”概念的“误读”之后，邓晓芒先生说可以得出这样的教训：“中国人在吸收和理解西方思想时必须努力克服一种浮躁的情绪，否则花了极大的工夫也只能做到自说自话，达不到中西文化沟通和交融的目的。”综观以上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可以说，陈克艰先生对牟宗三先生的评价不能不说是非常高，而邓晓芒先生的批评不能说不尖锐。我对牟先生的学术没有研究，不敢轻议，但总觉得这里面包含着两种哲学乃至文化能否以及如何相互理解、吸收乃至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从中国内地来看，虽然这段时间社会乃至学术环境特殊，但康德研究并没有完全停止。其特点是，康德哲学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一部分而得到研究和批判。因为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故德国古典哲学得到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其中因黑格尔对马克思影响最大，故而得到的关注最多。康德则因为与黑格尔哲学的密切联系而得到一定程度的研究。当然，这种关注和研究是基础性的，在狭隘的哲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下，康德哲学被冠以主观唯心主义之名受到相当多的批判，研究不可能取得很大进展。

第四阶段是改革开放至今。此时期的特点是，中文世界康德哲学研究的重心转入中国大陆，康德被学术界重视的程度越来越高，

4 康德的上帝观

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和著作。如李泽厚先生及其《批判哲学的批判》，齐良骥先生及其《康德的知识学》，谢遐龄的《康德对本体论的扬弃》，陈元晖的《康德的时空观》，陈嘉明的《建构与范导——康德哲学的方法论》，范进的《康德文化哲学》，以及温纯如的《康德和费希特的自我学说》，张志伟的《康德的道德世界观》，杨祖陶、邓晓芒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赵广明的《康德的信仰》等。另外，从翻译方面看，有韦卓民的“康德哲学著译系列”出版。《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已由苗力田先生译成中文；《实践理性批判》有了新的译本，《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也首次译成中文，《实用人类学》、《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也有了中文本。此外，邓晓芒重新翻译了《三大批判》。最值得一提的是李秋零直接从德文翻译了《康德著作全集》，全部 9 卷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从外文译成中文的参考资料不多，主要包括 1981 年出版的《康德传》(阿尔森·古留加著)，2000 年出版的《康德哲学讲解》(约翰·华特生著)，1987 年出版的《康德》(瓦·费·阿斯穆斯著)，2001 年出版的《康德的自由理论》(亨利·E·阿利森著)等。^①

以上是中文世界康德哲学的研究概况。从康德宗教哲学研究的视角来看，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即至今没有几部专门讨论康德宗教哲学的专著出版。相关论文除了《现代哲学》2003 年第 1 期(总第 71 期)邓晓芒所撰《康德宗教哲学给我们的启示》之外，似乎也很少见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下面尝试对其原因进行初步分析。

一般来说，学者选择研究什么问题，或者说形成问题意识，可能与两个因素有关。第一，从所研究的对象方面看，这个问题对于研究对象而言是不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问题，越是重要、越是根本的问题就越能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在研究的开始阶段尤其如此。第二，从研究主体方面看，一个研究者选取什么问题，可能与其所

^① 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引进西方哲学著作很多，但都偏重于时髦的“新思潮”、“新哲学家”，研究康德的专著似乎因为缺少读者而未获得出版社编辑的青睐。这似乎是国内外古典哲学研究的一个缩影。

处的文化环境、思想氛围有关。与他的文化环境、思想氛围关系比较直接的问题，可能会比较容易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变成他自己的问题。当然，这两个因素不能截然分开，因为研究者在判断一个问题是否属于研究对象的根本问题时，也是从一定的文化环境和思想背景出发的。总而言之，在一个比较长时期成为学者们普遍关注点的问题，一定是与时代特点有关的。

如果以上观点有些道理，那么，它对康德研究是否适用呢？就中文世界的研究者来看，似乎可以说，他们相对而言比较重视康德的知识论，这从以上列出的研究成果可见一斑。他们之所以更为关注知识论的问题，可能与近代哲学的总体特点有关，或者说与他们对近代哲学总体特点的认识有关。当然，本文认为这种认识是正确的。伴随近代科学革命而来的必然是科学认识的来源、构成条件、可靠性标准及其限度等问题，因而康德批判哲学首先要做的就是对人类理性认识能力进行考察。既然知识论问题是康德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那么，说中文的学者重视康德知识论研究就是十分自然的。

但是，虽然知识论问题是康德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但却不是唯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不过是解决后两个问题的准备和铺垫。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指出：“我的理性的全部旨趣(既有思辨的旨趣，也有实践的旨趣)汇合为以下三个问题：一、我能够知道什么？二、我应该做什么？三、我可以希望什么？”^①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之后，我们仍“离纯粹理性的全部努力真正说来所指向的两大目的却同样要遥远”^②，理性的思辨所指向的最后目标与三种对象有关：意志的自由，灵魂的不死和上帝的存在。除知识论问题之外，“我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即道德问题，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如牟宗三先生对康德道德形上学的研究与吸收，张志伟教授对康德道德世界观的梳理等。唯有第三个问题“我可以希望什么”，

^{①②}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见康德《康德著作全集》，李秋零译，第3卷，51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以下所引康德译文，皆出自李秋零教授，不再一一注明。

6 康德的上帝观

即康德的宗教哲学思想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大体说来，到目前为止，它只属于被“涉及”的问题，而不是被“专门”研究的。为什么对于康德构成问题的，对于讲中文的学者没有构成问题呢？其原因也许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释。第一，讲中文的学者，包括港台学者和中国大陆学者，在中国新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对于与宗教有关的东西，一般都有一种疏离之感。康德虽然从不去教堂，但出身于信奉虔敬派的家庭，基督教文化对于康德是一种“笼罩性”的东西，换言之，基督教的文化传统驱使着康德在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时必须对宗教的问题作出回答。但中文世界的学者在这个方面似乎没有切身的感受和体会，也没有设身处地地去揣摩过宗教问题对康德的重要性，结果就是很少有人花工夫做这方面的研究。偶尔有一两个学生选择这方面的题目做论文，似乎也没有产生过什么影响。第二，人们对康德的宗教思想有一种很严重的误解。就国内学者而言，他们对《纯粹理性批判》的研究较深，其中康德对上帝存在证明方式的彻底批判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太深，以至于以为康德是否认有上帝存在的，他的上帝存在公设只是一个迫不得已的假设，似乎康德的宗教思想除了这些之外就没有什么内容了，因而不值得去研究。即便那些批评康德“扬弃知识以便为信仰腾出地盘”的人，对于康德有关信仰的思想也不甚了了。第三，这种状况与康德著作的翻译有一定关系。尽管研究康德应该研读德文原著，但那是理想状态。一般的研者即使通德文，也要较多地仰仗中文译本。体现康德宗教思想最重要的著作《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1997年才被译成中文，而且发行仅限于港台地区。其他如《证明上帝存在唯一可能的根据》、《试对乐观主义作若干考察》、《论神义论中一切哲学尝试的失败》等有关文章直到2004年才正式出版。^① 在以上几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康德宗教思想处于被忽视、被冷落的地位，康德宗教思想在整个康德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因而被低估了。

综上所述，“对于中国学界来说，康德的消化与吸收的工作，应

^① 李秋零：《康德论上帝与宗教》，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该说是消化与吸收西方哲学思想乃至西方人文传统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反过来也可以说，康德是我们走在打通中西学术思想的道路上所遭遇的最大的挑战。……因为这项工作已经有中国知识分子四代人的前仆后继的努力，然而直至今天，这项工作仍然是在一个未完成的阶段。”^①

二、国外研究状况一瞥

要对康德研究在国外的历史与现状作一番综述，显然超出了本文作者的能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康德研究在国外不仅是显学，而且每年发表的研究成果、研究深度与广度都是国内研究难以望其项背的。下面根据所掌握的有限材料对国外学者对康德宗教思想的研究状况进行简要分析。

对于康德宗教思想的实质及其在康德思想体系中的地位，西方学者的认识是很不一致的。其中有两种相互对立的倾向。一种是抓住康德对于上帝存在证明和旧形而上学的批判，把康德思想拉向实证主义。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发表不久，门德尔松就把康德称为“毁灭一切的人”^②，海涅则称这部书是“砍掉了自然神论头颅的大刀”，并说康德的思想是“破坏性的、震撼世界的。”^③吉尔松(Gilson)则把这种判断伸展至整个康德哲学，他说：“康德……自己对形而上学没有兴趣”^④，因此他把康德基于形而上学的一切理论和论述都看成多余的、不重要的。芬德莱(Findlay)则直截了当地说：“时下把康德看作早期的实证主义者是很平常的，他总是倾向于相信缺乏经验

^① 刘晓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评析》，62页，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2。本节内容对该书62~69页以及陈克艰先生《牟宗三与康德哲学散论》有参考与借鉴，特此说明。

^② Palmquist, *Kant's Theocentric Metaphysics*, <http://www.hkbu.edu.hk/PPP/srp/arts/KTM.html>

^③ [德]亨利希·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2版，101~10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④ Gilson, *The Unity of Philosophical Experie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1941, p 310

证实的观念都是无意义的。”^①

另一种倾向是强调康德思想与神学的一致性，尤其是与基督教的一致性，有人甚至认为康德的体系是“神中心论”的。如巴特(Barth)认为康德不仅理解了教会的概念，而且理解了恩典的概念。^② 帕姆奎斯特(Palmquist)认为，如果把神学这个词的意义扩展到对上帝的一切严肃的学术研究、宗教和相关主题，那么，可以说，康德哲学在很多方面的取向都是神中心论的。他说：“我用‘神中心论’这个词不是说康德认为我们对上帝的知识必须作为其他一切知识的基础或核心。相反，我的意思是：我们对上帝本性和实在性的理解问题是康德哲学的推动力。”^③伍德(Wood)认为，对于康德对上帝存在证明的批判的思想“存在着广泛的误解”，他指出：“康德基本上不能想象没有神的视角的人类境遇……因为康德的真正目的不是摧毁神学，而是用批判的神学取代教条的神学。”^④ 他认为，“传统神学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与康德的批判哲学相容的。”^⑤

根据帕姆奎斯特的说法——“伍德是承认并发展了康德哲学的建设性的、以神为中心的特质的少数解释者之一”^⑥，以及从文献检索的结果来看，认识到康德宗教思想的重要性并加以研究的学者，在西方的康德研究者中属于少数。可以说，尽管康德宗教思想在西方得到的关注比在我国得到的要多，但是，似乎还是不够的，而且，如伍德所说，西方学者对于康德批判上帝存在证明的意图也存在着相当广泛的误解(帕姆奎斯特也同意这一点)。

① Findlay, J N , Kant Today, in P Laberge, et al , *Proceedings of the Ottawa Congress on Kant in the Anglo American and Continental Traditions Held October 10–14,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Ottawa, 1976*, pp 3 16

② Barth, Karl, Die Protestantische Theologie im 19 Jahrhundert, in Tr. B Cozens, J Bowden, *Protestant Theolog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CM, London, 1972, p 339

③ Palmquist, *Kant's Theocentric Metaphysics*, <http://www.hkbu.edu.hk/PPP/SRP/ARTS/KTM.html>

④⑤ Wood, Allen W , *Kant's Rational Theolog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78, p 17, p 149

⑥ Palmquist, *Kant's Theocentric Metaphysics*, <http://www.hkbu.edu.hk/PPP/SRP/ARTS/KTM.html>

三、本书的主题

如前所述，由于国内外对康德宗教思想普遍存在着误解和研究不够的情况，本书的理论意义就凸显出来了。宗教思想是康德哲学体系的不可缺少的部分之一，在对这部分思想没有很好了解的情况下，很难说对康德的总体评价是全面的，而不全面一般意味着不准确。为了全面、准确地理解康德，对其宗教思想进行仔细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研究康德宗教思想可以从多个角度切入，本书以上帝观为切入点，首先是因为上帝观堪称康德宗教思想的核心和主线。康德的上帝观具有丰富的内容，我认为可以把康德上帝观具体化为四个密切相关、层层深入的问题：我们如何把握上帝之存在？相信上帝存在之必要性和合理性何在？上帝的属性是什么？我们应该以何种方式信仰上帝？回答了这四个问题，就把握住了康德上帝观以至其宗教思想的主要内容。

其次，康德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的上帝观乃至宗教观在宗教思想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其中包含很多合理的观点，构成了他对人类贡献的一部分，在今天仍有重大价值。一般来说，上帝观念既然是人类头脑的产物，那么由于人类及其思想的多样性，人们的上帝观必然也是多元的。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上帝观，同一宗教内部的不同派别对上帝的理解也有差别，甚至同一教派的不同个人对上帝可能都有自己的理解。探究每个人上帝观的具体内容也许是有趣的，但却是不必要的。康德的上帝观则因其内容的深刻、丰富及影响深远而成为值得深入探究的对象。

第一章 思想背景

每个哲学家都要从前辈那里吸取一些思想元素。康德与哪些前辈哲学家有过现实的或者精神的交往呢？哲学史家文德尔班指出：康德“经历过沃尔夫形而上学学派的陶冶，结识过德国通俗哲学家。他潜心钻研过休谟深邃的哲学论述，并曾热衷于卢梭的自然崇拜。牛顿自然哲学数学般的严谨，英国文学对人类观念的根源和人类意志的根源进行心理分析的精微细致，从托兰德和莎夫茨伯利到伏尔泰范围广泛的自然神论，法国启蒙运动用以促使政治社会条件得到改进的高尚的自由精神——所有这一切在年轻的康德心上引起共鸣。”^①可见，对康德思想发生过影响的人可以列一长串名单。我国以往对康德哲学的讨论，由于比较重视其“三大批判”，尤其是《纯粹理性批判》，故一提到其思想背景，在流派方面，人们一般会把注意力主要放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论争上；在哲学家方面，人们总是把焦点放在卢梭和休谟身上。这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康德本人曾经指出，休

^① [德]文德尔班 《哲学史教程》，罗达仁译，下卷，73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